

澳大利亚的红心

袁 鹰 陈明仙 选编

华 夏 出 版 社

1997 年·北京

出版说明

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世界正在了解中国。一个前所未有的对外文化交流的热潮,正在把我们许多知名的专家、学者推向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面对着与我们迥异的社会制度、文化风俗、生活习惯,这些专家学者在进行着深刻的思考,因而就有了许多这类既可称之为游记,又可称之为随笔的美文行世,长时间以来一直受到读者的喜爱。为了给读者集中展示这些美文中的佳作,我们特委托袁鹰、邵燕祥先生主编了这套《中国作家看世界》丛书,分为十个国家,每个国家一册,一次性推出。

这里既有湖光山色的诗意摹写,又有市井风情的传神描画;既有面对两种文化的深层次思考,又有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理性张扬。当你游历在这套书的字里行间之时,看到的绝不仅仅是让人留连的异国风光,你还会得到睿智思想的激励,在你的灵魂世界里陡然升起一种理性思索之光。

中国在走向世界,我们每一个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走向世界。当某一天你也将踏上某一国的国土之时,拿起本书吧,它会给你一种独特的指导与启迪。

目 录

杨宪益	阳光、欢乐、友谊	(1)
王佐良	澳洲盛节当场观	(7)
宗 璞	澳大利亚的红心	(20)
	我的澳大利亚文学日	(25)
陈登科	澳大利亚人剪影	(35)
刘庚寅	访澳散记	(57)
吕宛如	天涯有知音	(61)
从维熙	梦里澳洲	(65)
艾明之	悉尼港湾抒情	(82)
温小钰	亨利·劳森的孩子們	(85)
	在澳洲高原上	(98)
	五光十色	(114)
菡 子	希望之光	(126)
袁 鹰	囚犯·开拓者·现代人	(131)
	A·B·C	(138)
胡文仲	乡下人	(145)
	重访乡下人	(150)
黄苗子	澳游小记	(155)
陈明仙	访澳日记	(161)

	“穿针眼”的外国人	(181)
牛 汉	面向大海	(186)
沙叶新	在墨尔本看的两出戏	(191)
李 尧	马丁路 20 号	(194)
吴祖光	游戏人间	(198)
王 蒙	别有风光的堪培拉	(203)
郁 风	新旧之间	(206)
	人与动物	(215)
马 白	澳洲之旅漫记	(223)
冯骥才	申办奥运失败的墨尔本人	(228)
朱炯强	当代澳大利亚文学——一种正在蓬勃 兴起的亚太文化	(231)
王安忆	中国书店·累斯娣	(238)
编后记	 袁 鹰 陈明仙	(250)

杨宪益

阳光、欢乐、友谊

应澳中理事会和澳大利亚文化委员会文学部的邀请，三位中国作家于1980年3月访问了澳大利亚，参加阿德莱德艺术节作家周的活动。这是一个访问澳洲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在充满了温暖阳光的三周中，代表团所到之处都受到非常友好的盛情招待。

代表团成员包括江西省的小说家俞林，外国语学院讲授英国文学的王佐良教授和我本人。此外还有我的爱人戴乃迭，英籍，也作为一个中国文学的翻译者，被澳方特邀参加了这次访问。

阿德莱德艺术节今年是在3月7日到29日之间举行的。这时盛夏才过，阳光温暖，连海滩的沙子也还是热的；这也是葡萄成熟的季节。在欢乐的三周中，来到这个美好城市的旅游者可以欣赏音乐、戏剧演出、舞蹈、美术展览和日夜不停的庆祝活动。

3月7日我们才到达阿德莱德机场，就有报纸记者们来采访，以友好的态度提出了各种

问题。在乘汽车到旅馆的一路上，我们看到许多街道都悬挂着节日的彩旗，那是成百的当地团体和个人制作的。今年艺术节有一个辉煌的开幕仪式，在横穿全城的托伦河上，当黑夜降临的时刻，举行了烟火表演。我们观看了烟火以后，就步行到艺术节中心，去会见一些前来参加作家周的澳大利亚作家和外国作家。澳大利亚文化委员会文学部的主席布列森登博士，作家周执委会主席泰勒和其他负责人热情欢迎我们，给我们向参加作家周的作家作了介绍。我们共同举杯，品尝了澳大利亚南部出产的红白葡萄酒。

3月8日我们乘车到附近郊区的一个酒厂吃午餐。南澳大利亚洲的文化部长希尔先生。在一株巨大的澳洲无果树下，宣布了本年获得两年一度的文学奖金的作家们的姓名。澳大利亚著名报纸《时代日报》的记者戴维向我们进行采访；我发现他在40年前也在牛津大学读书。与我差不多同时，而且我们曾同在一位导师指导下学习，那就是英国著名诗人布伦登。我们回顾了当时牛津大学情景和我们同我们的导师共同去过的酒店。

3月9日作家周正式开始，由澳大利亚总督柯汶爵士致开幕词。柯汶爵士本人也是一位作家。在他致开幕词之前，总督接见了中国作家代表团，热情表达了澳中两国人民的友谊。祝贺我们旅行成功愉快。在柯汶爵士致开幕词后，布列森登博士也讲了话。此后在艺术节剧院又举行了介绍新书出版的酒会；这天晚上当地的一些诗人朗诵了他们的作品。

阿德莱德艺术节中的作家周是专为讨论文学创作和作家们面临的问题的。作家周的活动在一个巨大的帐篷中进行。帐篷上有红、白、蓝条纹，设立在艺术节中心对面的草地上。在两株巨大的梧桐树下，附近还有两个较小的出售饮料、点心

和陈列书籍的帐篷。我们听说举行作家周的巨大帐篷曾被开玩笑的命名为“德萨德侯爵”（“大帐篷”这个字与法文“侯爵”谐音，德萨德是一个18世纪后期的法国作家，写过一些引起争议的戏剧和小说。晚年被送入精神病院。）这是因为过去的作家周中曾时常有过一些尖锐的争论。但是今年的作家周过得非常轻松愉快。这应该归功于它的本届组织人。一切会议都安排得非常妥当，很少空洞议论，进行非常顺利。相比之下，我们国内开会要显得冗长拖拉得多。

阿德莱德艺术节中的作家周在澳大利亚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供给分散各地的作家们一个聚会地点，也使得澳大利亚的文学编辑和出版界代表可以碰面交谈。广大的读者群也对作家周的种种活动很感兴趣。参加会议的人中大部分是读者，他们也常常提出问题，参加讨论。作家们有些是国际知名的重要澳大利亚作家，也有些年轻、不太闻名的作家。

在讨论会上，外国作家们也很活跃；他们经常同澳大利亚的作家们一起会谈。今年邀请了19个国家的29位作家，只有两位临时未能到达。参加会议的外国作家有英国著名诗人和编辑罗斯与恩赖特；西德的女小说家和诗人普雷森，她的关于她贵族父亲轶事的长篇小说销行超过10万册；尼日利亚的著名小说家阿切比；加拿大的女小说家安格尔，她的一部著名小说描写一个女人同一只狗熊恋爱；美国诗人布莱在会上朗诵他的诗歌，用他的洋琴伴奏；瑞典女作家冯伯恩；还有美国女作家琼爱肯，她是著名诗人康拉德·爱肯的女儿，写过20部儿童文学书；两位印度作家达斯和拉尔；印尼作家加特曼；捷克作家穆哈，他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是一位积极参加者；还有日本女诗人白石嘉寿子等等。

参加作家周的澳大利亚作家超过 100 人，包括著名作家如布雷、顿斯屯、科林·休维特、巴雷·希尔、克尔兰、科赫、李德罗德盖斯、底埃勒、维登、赖特等等。

我们参加了作家周的大部分朗诵会和报告会，有两次报告会是介绍当前澳大利亚文学创作情况的，还有一些讨论会，讨论各方面文学问题，如各国的文学传统、妇女文学、儿童文学、神话与寓言等等，有一次会议是纪念过去著名作家亨利劳森的，这次报告会由澳大利亚作家顿斯屯主持，他过去曾任南澳大利亚的总理。

中国作家代表团的一次报告会是临时征得我们同意加进去的。这次报告会获得圆满成功。报告会中听众提出各种问题，对中国当前情况表示很大的兴趣，结果这次报告会不得不延长了 40 分钟。许多澳大利亚作家，在作家周会议期间，曾谈到作家靠稿费很难维持生活的问题，因此当中国作家们提到中国出版文学书籍，一印就是几十万册，他们非常感兴趣。一家当地报纸报道了中国作家们的报告会。标题就是：《那样要收到多少版税啊！》我们不得不解释，中国作家们一般都有工资，不靠版税生活，因此稿费收入并不很高。

另一报纸报道这次报告会，认为它是作家周的高潮，是“这次最受欢迎的报告会”。

日本女诗人白石嘉寿子在作家周结束时给朋友写下这几句诗：

一个星期过去了
但昨天已成为
永恒的记忆

对我们来说，这次作家周也是一次使人难忘的经历。

经过一星期的阳光、欢迎和友谊，我们代表团又访问了墨尔本、堪培拉和悉尼这三个城市，遇到不少老朋友，也认识了许多新朋友。在堪培拉，澳大利亚朋友送给我们巴金小说《寒夜》的英译本，是在澳大利亚翻译出版的，请我们送给巴金同志。在悉尼，当地的国际笔会中心为中国作家代表团举行了酒会，悉尼笔会中心的主席在会上热情称赞了我刊主编茅盾同志的长篇小说《子夜》，说它是一部伟大的世界文学名著，可以与汤玛斯曼的长篇小说《布登布鲁克》比美。

我们在阿德莱德和其他城市还观看了不少演出，看过一些新电影和一次澳大利亚的木偶剧，还看了一个美国现代派戏剧是关于英国女王伊丽沙白一世的，还有一个英国17世纪戏剧家威伯斯特的《白魔》的改编本，但我们更喜欢的还是柏林剧团著名的歌唱家吉瑟娜美的表演，她以擅长歌唱布莱希特的歌曲而驰名。我们也很欣赏在悉尼歌剧院演出的澳大利亚芭蕾舞剧的一次排演，还看过一个澳大利亚话剧《卡伯尼》，那是澳中理事会负责人梅卓琳招待我们观看的。

澳大利亚外交部还派了一位年轻官员杜克斯专职照顾我们，杜克斯曾在北京学过中文；由于他的殷勤照顾，我们这次旅行过得十分愉快。他给我们安排参观了植物园、美术馆、图书馆、大学、历史名胜、海滩救生艇表演等等，还去过各种不同民族风味的餐馆。

在这篇短文中不可能列举我们见到的一切新鲜事物和澳大利亚朋友的热情招待。澳大利亚作家们还赠送给我们许多书籍，并且希望我们能选一些译成中文发表。我们也希望将来能在国内招待一些澳大利亚作家。

澳大利亚虽然非常富足安定，也并不是没有她的困难问

题。在我们这次旅行中，我们也听到澳大利亚朋友们谈起他们社会中的失业问题、物质问题和石油工人的罢工。有些朋友还表示了他们对外界威胁这地区的安定的忧虑，提到越南难民的悲惨遭遇和苏联在南太平洋和中东地区的势力增长。中国和澳大利亚都希望维持这一地区的和平安定。我们希望澳大利亚将会妥善解决她的内部问题。同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我们将会制止战争狂人的威胁，让阿德莱德艺术节继续为增进国际友谊作出贡献。

王佐良

澳洲盛节当场观

对于一个文学史家，澳洲文学是一个理想的研究对象。它的历史也长也不长：长的是当地原来居民的文学，特别是口头文学，只是人们对此知识不多罢了；短的是18世纪白人到达以后的英语文学，历史不到两世纪，其中有较大成就的历史不过一百多年。然而后者历史虽短，却经历了几个明显的发展时期，由纯粹是母国英国的文学的附庸发展到具有澳洲性格和澳洲特色的民族文学，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更是以自信、自豪的姿态崛起于南半球，驻足于世界文坛了。

这自信、这自豪的象征之一，就是从60年代以来，在澳洲阿得雷德（Adelaide）城每两年举行一次的艺术节，节中必有节目之一是“作家周”，其特色之一是它的国际性，即以澳大利亚作家为主，邀请许多外国作家，共同来讨论文学上的重要问题。

阿得雷德是一个面对印度洋的花园城市，城中有河，四周都是大片绿地，附近还有若干

个大葡萄园。3月初旬正是炎夏刚过的初秋天气，白天金阳闪耀而不灼不热，晚上则一凉似水，恰是人们在幽静的林荫道上漫步长谈的好时节。

我们——中国作家协会派往澳洲的第一个代表团——就是在这样的季节来到了这个自称为“南方的雅典”的美丽地方。

说是“雅典”也不无道理。艺术节本身节目如花朝一样繁盛。我们听了若干场诗朗诵和一个歌剧，看了几部电影和一个讽刺性极强的木偶戏，看了穿现代服装上演的英国17世纪剧作家韦勃斯特写的诗剧《白魔》，看了又听了德国著名女演员吉色拉·梅（Gisela May）唱的布雷希特（Brecht）剧中的若干插曲。这后者确是一种艺术上的享受。只见她身穿黑色衣裤，有时短发白脸，有时斜披头巾，姿势不多而亲切，声调也低沉而富人情味，宛如在小酒店里向工人们作絮谈式的演唱，通俗化，散文化，不做作，不追求高昂，于平淡中见功夫，却赢得了满场观众的心。

更主要的，却是作家与作家间的见面、谈话、讨论。

讨论的场所显得很特别。在如茵的绿草地上搭起了一个有彩色条纹的大帐篷，篷里放了若干排椅子，上面有一长列桌子，坐在桌子后面的就是主席和三四位主要发言人了。帐篷外面设有冷饮处和桌椅，听众进进出出，发言如精彩就多听几句，否则就走开，坐在外面喝啤酒或休息，再不然就在附近一个权充书店的较小帐篷里去看陈列着的或听凭选购的书和杂志。

会议的组织者当中，有澳洲文化协会文学部主任罗伯特·勃里林登（R. F. Brissenden）和作家周委员会主席安德鲁·泰勒（Andrew Taylor）。他们两人都是大学教师，又都是诗

人，对于大会的顺利进行尽了最大的努力。对于我们中国代表团，还有一位最热情的主人，就是澳中友好协会的梅卓琳女士（Jocelyn Chey）。

讨论逐日有专题，首先是当今澳洲文学创作的巡礼，有专人谈小说、视听作品、一般著作、戏剧、诗、儿童文学等。发言不长，每人半小时，台下发问者甚多，回答很扼要，整个气氛随便而活跃。

总的印象是：过去两年澳洲文学是活跃的，出了一批好作品，已经从“竭力表现澳洲特色”进入到写普遍性的题材，无须标明澳洲而澳洲风格自在了。

谈诗的是一位女诗人罗特里奎司（Judith Rodriquez）。她引了另一位女诗人、著名的朱迪丝·赖特（Judith Wright）的一句话，倒是提纲挈领地总结了澳洲文学的过去。她说：澳洲作家所写不外两个主题：一是被放逐在欧洲和文明世界之外的心情，一是对澳洲所怀抱的希望，即所谓“澳洲之梦”。这话出自赖特写于1965年的论文。15年过去了，情况是否有变化？

第二天会上，小说家考希（Christopher Koch，畅销的长篇小说《艰危中生活的一年》的作者）对此作了部分回答。他认为澳洲作家现已完全自主，不再仰英国文坛的鼻息。换言之，面对澳洲白茫茫的大片莽原而不胜空虚之感的作品已经过去，继起的是对于澳洲现实的深刻关注，而澳洲的地理观也变了，不再把自己看作是远离英国和文明欧洲的白人放逐所，而自居为一个在亚洲以南，与印尼等国毗邻的南半球的多民族社会。

考希说话时曾被听众中的反对者几次打断，他们指出：澳洲文学曾经有过三个“黎明”，其中一个以凯瑟琳·苏珊娜·

普里恰德 (Katharine Susannah Prichard) 的现实主义小说为代表, 为什么考希对此一字不提?

像是针锋相对地重申现实主义传统, 有一个上午专门用来纪念亨利·劳森 (Henry Lawson)。主要是读他的作品, 如著名的短篇小说《牧人的妻子》、《荒林中的殡仪人》, 还有他的诗和书信以及别人对他的回忆。读的人一个是男演员, 一个是女的文学爱好者, 都读得传神, 特别那个演员, 读得既有感情而又不失之夸张。这次会的主持人也读, 他是拿一些小段落来填补与联结, 虽然不是职业读者, 也读得很好。想不到他原来是南澳大利亚州的前总理, 据说是由于悲悼他中国血统的妻子的去世而辞去政职的, 只是为了纪念劳森才重新在公共场所露面。

这次朗诵会使得听众回忆了劳森的生平, 重温了他的作品, 花时不多, 却产生了巨大的效果。

《牧人的妻子》是怎样出色的作品啊! 其景, 澳洲内地荒林里的小木屋, 孤零零的, 几百里外才有人烟; 其情, 一位勤劳的年轻母亲拿木棍打死了一条要来伤害她的婴孩的毒蛇; 其文, 牧人们的口语、俚语, 完全摆脱了伦敦文坛上的书卷气。新的风土和人情, 荒林的平凡和神秘, 牧人妻子的勇敢、机智和同土地一样的坚韧——这一切都完全是澳洲的, 同时又完全能打动世界上别处读者的心。无怪乎劳森开了澳洲文学史上的新页。我听着听着, 不觉对这位晚景凄凉的大作家产生了新的敬意。

劳森的名字对于我们中国读者是不陌生的。但是我们也听到了另外一些作家的名字, 在澳洲颇享盛誉, 而我们则未之前闻。例如新崛起的剧作家大卫·威廉逊 (David Williamson), 据说其《北游》一剧是十分成功的。又如小说

家托马斯·基尼利 (Thomas Keneally)，其最近的长篇小说《南军》(*Thom federates*)开了澳洲人写美国内战题材的先河。

有一个作家人们一提到总是要表示尊敬，她就是克里斯蒂娜·斯泰德 (Christina Stead)。我过去曾在英美文学杂志上看到论述她的作品的文章，但是从来没有读过她的作品。这一次我才知道她的著作很多，而其中最受欢迎的作品是写在40年代的《爱儿童的人》。不久，我们在一次午餐会上见到了她本人——一位文雅安静、朴素无华的老太太。介绍我们同她见面的女主人——也是一位作家——称她为“活着的最伟大的澳洲小说家”。她自己则谦虚地说她多年住在欧洲和美国，写的是普通性题材，对于澳洲本身则是写得太少了。

既然提到小说家，人们必然要问：派特里克·怀特 (Patrick White) 又在哪里？这位197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毕竟是当今澳大利亚最著名的作家。我们到达的时候，正逢他的新作《特莱庞事件》出版，在书店里看到了此书，来不及读，只知道内容是讲一个兼有男女两性特征的“阴阳人”的。

然而他本人不露面，据说隐居在悉尼近郊，轻易不见客，我们只是听到了关于他的一些传说和争论。

传说之一是，他把他领到的诺贝尔文学奖金捐了出来，设立一笔基金，专门接济澳洲青年作家。这样的为人当然使人们更加喜欢他了。

然而关于他的作品对于澳大利亚的意义，却引起了相当普遍的争论。他有热烈的赞颂者。无论如何，《沃斯》、《人类之树》、《暴风雨的中心》以及较近出版的《一圈叶子》等长篇小说写下了澳洲的成长和过去，文笔又是那样典雅而富于层次，他的成就是坚实的。然而为数不少的反对者却指出：他

对于澳洲怀着讽刺、指摘的态度，是用一个久居欧洲的“逐客”的眼光来看待祖国的。可能怀特还有一些言论激怒了一部分澳洲人。对于这样一位举世公认的大作家在家乡反而引起这么大的争论，我们这些来访者是感到惊奇的。

后来，在悉尼，当基尼利在一家海滨俱乐部（名叫“莫比·迪克”，即“白鲸”）请我们吃午饭的时候，我问了他对怀特的看法，他的回答很干脆：“怀特是抹杀不了的。”这是一个小说家对另一个小说家的赞语。也许，作家或作品能引起争论不是坏事，总比那些不痛不痒的、一味温柔敦厚的文章更有新意吧。看样子人们终究不能不同意基尼利的赞语：怀特是抹杀不了的。

我也是怀着寻找诗人的愿望来到澳洲的。我读过一些澳洲诗人的作品，在临行前夕，又有澳洲朋友借我看了霍普（A. D. Hope）的一本别开生面的集子，叫作《酬唱集》，里面主要是对英国过去有名诗篇的模仿性的回答，意在讽刺。例如 17 世纪的本·琼生（Ben Jonson）曾写《致西里亚之歌》，其起句是：请只用你的明眸向我祝酒吧！……

霍普现在替西里亚草拟了一首诗，作为她的回答：

亲爱的琼生先生，承蒙不弃，
送了我优美的近作一首，
看似诗来实是谜，
叫我至今难猜透。……

当然，这类游戏笔墨并不能代表霍普诗才的主要方面，虽然它们也透露了他的才智和技巧。霍普的诗读来十分爽利，他似乎是用了蒲伯式的警句来写出当代澳大利亚文化人的敏

感，其显著特色之一则是大量的性爱的比喻。这是一种苦涩的性爱，然而认为：

只有这源泉
流出缪斯的丰收之泪

霍普又是文学教授和批评家，写起文论来也是锋芒毕露的，例如他说：

一个诗人根本胸中无物，作品也寥寥无几，然而围绕他却出现了无数以崇拜和阐释他为业的人，这真叫人感到惊奇。……艾略特（T. S. Eliot）写写打油诗还可以，可是他几次试写严肃的诗，虽然装腔作势，却是大部分失败了，其它他没精打采、软弱无力的自由体诗一开头就注定要失败的。（《酬唱集》，1978，第87页）。

然而等我们后来在堪培拉我国大使馆的招待会上看见他的时候，却发现他是一个谦虚而诚恳的长者，说话不多，说时也不是才华横溢的样子。可能是由于场合不对头；在那种客人很多的社交场合，又加上是第一次见到异国的来访者，自然只能交换一些客气话，诗才是无从闪耀的。

也是在同一场合，我看到了那位女诗人朱迪丝·赖特。她也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了。但当我握着她的手的时候，我的心里是激动的。这儿是一位用诗歌倾吐她对澳洲的乡土、风物的强烈的爱的女作家，30年来她无视文学风尚的变化而坚持走自己的创作道路；这儿又是一位有慧眼能从细小事物识出它们所反映的大的精神世界，并用准确、敏感的笔触写出这一联系的有心人。我记起了她那首题为《一纸文书》的诗。她怀着怎样的依恋的心情看她所有的一片树林——其中每一